
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战略路径与对策

吴轶¹

(中国工商银行 200122)

【摘要】: 上海应把握全球财富增长向亚洲倾斜的格局变化,抓住我国国民财富快速增长的机遇,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能力为核心,大力吸引和集聚一批国际顶级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机构,加快培育和壮大一批本土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机构,促进各类金融资产加速向上海集中,吸引和培育一批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人才,促进为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机构配套、为机构投资者服务的各类专业服务业发展,着力构建和完善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运作和发展的政策、体制和法制环境,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对金融中心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支撑作用,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关键词】: 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金融资源 财富管理

【中图分类号】: F832.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19)01-0043-009

一、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重要性

从全球发展机遇看:2016年末,全球管理资产总额(AUM)达到72.3万亿美元,中国资产管理规模突破10万亿美元(占全球管理资产总额的13.8%)。展望未来5~10年,传统财富集聚地的欧美,财富增速将大大放缓,而亚太各地(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增势强劲、逆势扩容,财富集聚将大大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资产管理规模占全球的份额将有更大的提升,这为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从国家战略角度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居民财富持续增长,养老金市场潜力巨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蕴含新的发展机遇。21世纪以来,建设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即“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从建设基础角度看:一是上海已形成较为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能够为金融资产高效配置提供基础平台。目前,上海已基本形成包括全国性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黄金市场、产权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在内的较为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各类金融市场交易品种不断丰富,已成为我国交易品种最全的金融要素市场;各类市场交易主体持续增长,市场结构不断优化。这将为上海加快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促进金融资产优化配置提供充沛的资金支持和平台支撑。二是上海已拥有较为健全的金融机构体系,能够为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财富管理中心)提供高效配套服务。目前,上海已基本形成较为健全的金融机构体系,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加快集聚,商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信用卡中心、票据营业部、私人银行部、券商直投公司、券商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专业养老保险公

¹基金项目: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编号2017-A-045)。

作者简介:吴轶,中国工商银行私人银行部专户服务部副总经理。

司、金融租赁公司、村镇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各类功能性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不断涌现,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股权投资企业(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新型金融机构快速发展。三是上海加快提升的金融创新能力,能够为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财富管理中心)提供多样化投资渠道。近年来,上海围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金融产品、技术、应用、服务、管理、制度、市场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全方位开展金融创新。各类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券商直投、保险资产管理、养老金管理、私人银行、信托理财、集合理财、专户理财、保险资金运用、外资股权投资等金融创新业务不断推出,中期票据、各种期货品种、人民币利率汇率产品等金融产品创新加快推出,金融创新环境不断优化。这将为上海加快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财富管理中心)提供多样化、灵活性的投资品种。四是上海不断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能够为打造财富管理中心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金融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支付清算体系、法律体系、会计标准和监管系统、信息基础设施等。近年来,上海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较大进展,支付清算系统建设不断完善,法律信用环境不断优化,政府服务效率不断提高。这将为加快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财富管理中心)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

从城市发展方向看:上海城市金融功能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以交易功能为主的发展方向;二是以资产管理功能为主的发展方向。以资产管理功能为主的发展方向,可以为推进上海金融市场与全球市场深度融合创造有利条件,为上海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升级提供高效的金融资源配置,为上海基于实体经济新增的金融服务需求提供平台和工具,为上海居民日益增长的资产配置多元化需求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弱化交易功能、强化资产管理功能,是今后上海城市的发展方向。

二、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主要不足

(一)金融开放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1. 金融开放度有待深化。近年来,上海稳步推进金融制度创新,自由贸易账户运作顺畅,投融资汇兑便利有所提升,人民币跨境使用得到增强,利率市场化全面试点,外汇管理改革取得成效。但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功能尚未完全实现,个人跨境投资、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资本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使用等项目的开放还处于探索中,自由贸易账户作为金融改革的基础工具,其功能与金融改革创新的目标相比尚不完备,还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2. 自贸试验区功能有待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发布了3版负面清单,推出了54项扩大开放措施,开放度进一步提升。但在具体领域的扩大开放中,还存在重制造业轻服务业、重形式轻操作等问题,开放结构还待进一步优化。对照北美自贸协定中的负面清单,对保留投资限制的领域,详细列出了市场限制、股比限制、当地注册要求、高管与董事要求、所依据的法律法案及其所在章节等事项,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自贸试验区保税区域的一线还未真正放开,主要表现为进境备案清单要素多达39项,且需与报关单比对,导致部分企业通关手续甚至较口岸烦琐,影响了企业的实际体验度。一些功能和流程设计还不尽完善合理,比如,检验检疫部门推出的“采信第三方检验结果”政策,初衷是为了提高检验能力和通关效率,但在进口检验、报关方面的流程比之前复杂,反而降低了通关效率。

(二)监管理念有待进一步转变

1. 以市场主体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尚未形成。成熟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所在的城市,现代化的监管理念基本以市场主体为核心,即政府各部门依托社会诚信体系,以监管市场主体为主,而非主要监管资金、交易等要素。比如新加坡,建设了全方位的信用体系,从政府、企业到个人都有一整套的信息制度和监督惩戒机制,有力提升了金融市场整体运作效率。以政府联动协同为基础的监管方式尚未建立。

2. 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监管方式上的短板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的碎片化和监管服务的条块化。比如,在金融市场监管上,现状是相对分散,银行、证券、商品、保险均受不同监管部门管理;在自贸试验区监管上,海关、检验检疫、工商、税务等部门先后推出制度创新,但由于政策不同步,导致政策效应滞后。

3. 以信息化建设为载体的监管手段尚未建成。信息化建设是互联网时代政府监管和服务的主要途径。比如, 电子信息化建设是新加坡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其构建的高度整合的国际金融监管系统, 能够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无缝管理和一站式服务, 这既提高了政府服务管理效率, 也节约了行政和社会成本。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信息共享平台还处于起步阶段, 与监管手段电子化、信息化的目标还有不小距离。

(三) 法律税收有待进一步完备

1. 缺乏专门法律。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苏黎世等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 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离不开一个健康的法治环境。目前, 我国没有针对国际金融中心、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法律, 管理缺乏上位法支撑, 有些改革创新措施, 不能及时落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法律建设, 是国家金融法制建设的一部分, 上海应当争取国家层面的支持, 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家层面立法, 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给予特别支持。同时, 应梳理我国金融法律法规的空白及不完善之处, 如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控股公司、对中外金融机构适用两套不同的法律等, 并加快金融法律法规的修改频率, 适应金融创新瞬息万变的节奏。

2. 缺乏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制度。随着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不断推进, 上海与全球金融市场融合度不断提高。在“走出去”方面, 上海本地企业、本地金融机构参与境外股权投资等离岸业务的需求日益旺盛; 在“引进来”方面, 境外资本参与能源期货、A 股、债券市场等金融要素市场的积极性很高。但我国至今缺乏针对全球投资等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制度, 这影响了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国际竞争力。

(四) 金融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

1. 金融市场深度和层次有待进一步扩展。上海金融市场总量和规模已经很大, 但在分业格局下, 各个金融市场分割严重, 金融市场体系尚不完善, 金融市场功能还有欠缺, 金融市场体系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拓展。例如, 上海货币市场发展不均衡, 回购市场庞大, 但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活跃度还不够高, 市场化程度不够发达, 短期资金定价与融通能力较弱; 上海信贷市场规模过大, 对间接融资过度依赖, 对金融创新带来挤出效应。外资金融机构所占信贷份额很低, 上海金融开放度还不够高, 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度不够。

2. 金融衍生品市场有待进一步提速。上海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成长速度仍相对滞后, 远远落后于世界成熟资产管理中心城市。价格发现、套期保值、风险管理等功能相对缺失, 这对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形成了很大的发展瓶颈。

3. 商业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上海整体商业环境与世界成熟资产管理中心城市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特别的, 在客户信息保密、创业创新环境、个人/机构征信系统、企业经营风险管理、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等方面, 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4. 人力资本有待进一步完善结构。上海资产管理行业专业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高端人才缺乏。上海的金融人力资本结构需要向国际化、专业化、高端化方向发展转型, 加强教育培训投入, 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发展配备相应的人才。

5. 生活品质有待进一步改善。上海城市生活品质低于其他世界成熟资产管理中心城市, 降低了上海对资产管理专业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不利于上海向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迈进。

6. 信息技术有待进一步发展。上海基础设施方面仍有弱项, 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方面, 网络和通信技术发展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重要硬件保障, 上海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技术设施的发展。

三、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实施路径

上海加快发展资产管理行业、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财富管理中心)的基本思路是:把握全球财富增长向亚洲倾斜的格局变化,抓住我国国民财富快速增长的机遇,顺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要求,以提升金融开放度为抓手,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能力为核心,大力吸引和集聚一批国际顶级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机构,加快培育和壮大一批本土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机构,推动全球重要机构投资者向上海集聚,促进各类金融资产加速向上海集中,吸引和培育一批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人才,促进为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机构配套、为机构投资者服务的各类专业服务业发展,着力构建和完善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运作和发展的政策、体制和法制环境,充分发挥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对金融中心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支撑作用,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一)远期目标

着眼于管理规模最大、开放程度最高、市场环境最优、叠加效应最佳,力争到 2032 年,将上海建设成为以国内经济和金融总量为基础、与纽约并列的全球两大最重要资产管理中心之一。

1. 管理规模最大。按照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规律,上海要建设成为管理规模最大的全球资产管理中心:上海资本市场的规模、深度、广度,在亚洲要超越中国香港、新加坡、东京,在欧洲要超伦敦、苏黎世,在北美要大大缩小与纽约的发展距离;上海资产管理机构数量与质量,均大幅超越中国香港、新加坡、东京,全球主要知名资产管理机构落户上海,建立亚洲分行、亚洲业务总部;中国或上海本土资产管理机构快速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资产管理机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1500 亿美元的上海本土机构数量要大大增加,以养老金、保险、捐赠基金等为主的长期机构资金将构成上海资产管理规模的主要部分。

2. 开放程度最高。遵循国际惯例,上海要对标全球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在投资和产业准入特别是服务业领域(包括金融行业)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服务业开放和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实现投融资汇兑自由化,并降低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开展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试点,努力成为全球投资者最佳投资发展的沃土。

3. 市场环境最优、叠加效应最佳。一是着眼于提高上海金融行业的服务效率,最大限度优化上海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最大限度激活上海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力,参照国际惯例,对全球资产管理机构来沪开展业务,实施负面清单式管理。二是整合上海优质资源,发挥叠加效应,在资金融通、交易功能上叠加资产管理功能,在资产管理功能上叠加资金融通、交易功能,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向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转型。三是借鉴主要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发展经验,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赋予上海更多改革试验的自主权,增强改革与发展的主动性。四是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税制安排,按照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通行做法,突出“成本洼地”效应,在上海探索实施低税率、税收抵免、避免双重征税等税收政策,提高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国际竞争力。

(二)近期目标和实施路径

在发展定位上,主要是立足国内、面向国际,力争到 2022 年,在投资开放性、贸易便利性、金融要素流动性和功能集群性等方面,形成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基本框架。把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币资产金融枢纽和定价中心,成为与我国财富总量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区域资产管理中心,管理资产总量突破 10 万亿美元。在实施路径上,主要是由点到面,逐步突破,基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国家战略的制度红利、基于上海多元化金融市场格局的资源禀赋、基于上海自贸试验区探索发展的先发优势,在资产管理行业对标该领域的国际最高水准,形成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品牌效应。

1. 将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纳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安排。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实业经营推动,资产管理发展相对滞后,不能为实业经营提供足够动力,也难以实业经营提供足够支撑。上海要着眼于满足全球财富和国民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将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提高到经济发展的战略层面,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来谋划。与成熟的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偏重自我循环、容易引发金融泡沫不同,上海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财富管理中心)要立足和服务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更加注重通过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来引导社会流动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提高金融自主创新能力,优化金融要素资源配置,切实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推动力。

2. 依托上海自贸试验区,为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打造开放式金融平台。依托上海自贸试验区,打造开放式金融平台,进一步加大资本项下开放力度,是建设上海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重要途径。资本项目逐步放开,会减少金融集聚和沉淀的成本,为全球资产管理机构集聚、进而形成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创造有利环境,资本流动壁垒的降低可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高上海金融国际化水平,增强上海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国际资产交易平台:一是有助于吸引境内外资本在自贸试验区的汇聚、将资本引导到需要的地方去;二是有助于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创新,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三是在金融创新的“试验”过程中,创造性地将国外金融自由化的各类手段集中起来,用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来集中体现出来。依托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好两个交易平台。一个是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2014年,自贸试验区启动了面向国际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建设。但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如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通常涵盖期货交易、现货交易、中远期交易相比还有不足。保税区域要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逐步将产能预售、长期合约等交易形式纳入交易范围之内,准予试点保税仓单融资、多币种结算、非保税货物交易等业务,推出自贸试验区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时,支持国际知名期货交易所所在区内设立保税交割仓库,构成完整的大宗商品交易体系,力争成为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的交易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和定价中心。另一个是亚太区国际艺术品交易平台。自贸试验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已形成了艺术品仓储物流、展览展示、拍卖洽购、评估鉴定、金融保险等五大功能。对标新加坡自由港,以艺术品交易全产业链为核心,进一步扩大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创新监管方式,简化通关手续,重点发展文化展示交易、文化金融服务、演出经纪、文化影视、数字内容等,支持多模式发展,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

3. 积极引进世界级资产管理机构,加快培育本土资产管理机构。上海需要增加实力型本土资产管理机构,需要增加创新力强的新型资产管理机构,需要增加在各个子领域具有特殊专长的功能型资产管理机构,需要增加世界级的大型资产管理机构。从机制设计上,针对世界级的大型资产管理机构落户上海,可借鉴新加坡全球贸易商计划(GTP),在税制、财政扶持、贸易便利化、机构准入等方面建立个性化支持体系,支持这些落户上海的全球资产管理机构,形成亚太区的客户服务中心、投资交易中心、产品管理中心、资金结算中心,努力把上海建成全球资产管理机构亚太地区总部集聚地。从组织模式上,要将重点放在促进有限合伙制的资产管理机构、财富管理机构发展上,充分发挥有限合伙制对资产管理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实现财富管理的高效规范运作。从发展重心上,要将重点放在大力引进和培育顶尖投资顾问公司上,充分发挥投资顾问公司对投资管理、财富管理的核心带动作用。同时,顺应我国金融业开放趋势,研究制定有吸引力的政策,重点引进一批国内外证券投资机构、股权投资机构、私人银行部门等财富管理机构,引入先进的财富管理理念、技能和服务,带动上海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从监管要求上,要建立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系统。对标新加坡企业信用评级系统,以信息共享服务为基础,以风险分类管理和评估应用为重点,拓展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系统的应用功能,支持第三方机构通过设置一定的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形成资产管理机构综合评级评价指数,机构法人、自然人等市场主体可以通过系统查询资产管理机构信息和交易对象信用信息,为政府协同监管和金融机构防范风险提供参考。

4. 重点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1)培育以保险资金、养老金为主的长期机构投资者。从国际经验看,以养老金、保险为主的长期机构资金是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最稳定的资金来源。从日本、美国、欧洲的家庭金融资产构成来看,保险和养老金等机构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约30%左右。截至2017年6月末,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为1706万亿日元,保险及养老金等机构资产占比29.9%;美国家庭金融资产为71.1万亿美元,保险及养老金等机构资产占比31.5%;欧元区家庭金融资产为21.9万亿欧元,保险及养老金占比为33.4%。从保险资金、养老金资金在欧美主流资产管理机构管理资产余额(AUM)占比来看,截至2016年底,美国共同基金行业管理规模市值为15.7万亿美元,401K和IRA两者持有的共同基金占45.6%,是共同基金行业长期稳定的核心资金来源;欧洲资产管理公司72%的资产来自保险和养老金公司,其中保险公司和养老金公司分别贡献了39%和33%,英国、法国、德国资产管理行业中的保险、养老金机构资产占比分别为78%、79%、57%。从保险资金、养老金资金在欧美另类资产管理机构管理资产余额(AUM)占比来看,截至2016年底,养老金和保险公司在全球100强另类资产中占比44%。根据WillisTowersWatson统计的另类资产管理数据看,2016年全球规模TOP100资产管理规模为3.6万亿美元。按客户类型划分,养老金占比34%、保险公司占比10%、私人财富管理占比19%。

(2)率先探索设立机构投资者运作中心。机构投资者运作中心和金融市场交易中心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两大核心支撑,是金融要素资源配置的两大基础平台。在上海设立机构投资者运作中心,有利于充分汇聚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到最需要资金的相关

领域,实现财富管理和融资需求的有效对接;有利于充分集聚各类机构投资者,提供集中、高效、规范的配套政策和服务;有利于集中开展金融创新和金融运作,提高金融活动的效率。与市场交易中心不同,机构投资者运作中心不需建在商业成本高的黄金地段,更适宜建在政策环境好、配套服务完善、交通通信方便、容易管理的行政区域。建议在上海率先探索设立机构投资者运作中心,并从整体上设计这一中心所需要的政策环境、政府服务、工商登记、税收政策、人才引进计划等。

(3)发展为机构投资者服务的专业服务行业。发达的专业服务业是打造财富管理中心的重要保障。打造财富管理中心,必须加快推进专业服务业发展,更好地为各类机构投资者服务。一是加快引进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律师事务所,培养一批高素质金融律师人才,为机构投资者投资并购、资产交易、跨境业务、税务策划等方面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二是加快引进一批会计、审计事务机构,加快高端会计、审计人才培养,更好地为财富管理机构和机构投资者提供审计、税务、担保、咨询和金融服务。三是加快引进一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财富管理业提供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猎头顾问、金融人才培训、领导力提升、薪酬计划、保障安排等服务,为上海打造财富管理中心提供人才支撑。四是积极推动商务与管理咨询、市场研究等专业服务业企业发展,为机构投资者提供相关专业服务。

(4)着力营造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发展的良好环境。上海要在软环境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努力营造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发展的良好环境。一是形成有利于财富管理业发展的制度规范和政府服务。针对投资活动运作规律不同于经营活动的特点,加快研究、梳理和制订有利于财富管理业发展的制度规范,如工商登记、税务登记、行政审批、政府监管等,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二是推动建立有关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整体性配套政策,促进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三是推动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金融领域与非金融领域信用信息共享,不断提高社会信用水平。四是加强对财富管理业的监管,健全财富管理方面的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5. 大力发展私人财富管理市场。目前,中国私人财富管理市场总量已经相当可观,但是资产配置水平低,产品同质化严重,无法满足高净值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对标成熟的全球资产管理中心,上海要建设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必须大力发展私人财富管理市场:

(1)积极培育驻沪私人银行机构,迅速提升上海本土已有大型私人银行机构的整体实力,使之迅速成长为未来上海私人财富管理市场上的主力军与行业标杆。根据国际咨询机构 ScopioPartnership 统计,2015 年全球前十大私人银行机构管理资产平均规模为 7913 亿美元,工行私人银行部驻沪机构,2015 年管理资产规模为 1543 亿美元,首次跻身全球前二十大私人银行的行列。在全球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缩水背景下,工行私人银行部的 AUM 规模不断追赶全球前十大私人银行,与世界先进同业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2)树立私人财富管理行业标杆,吸引全球资金汇聚在上海、沉淀在上海。鼓励驻沪私人财富管理机构,为高净值客户人群建立全面的财务规划,通过向客户提供现金、信用、保险、投资组合等一系列金融服务,对客户的资产、负债、流动性进行管理,以满足客户不同阶段的财务需求,平衡好控制风险和财富增值;鼓励驻沪私人财富管理机构,为高净值客户人群建立生命周期财富管理规划,从时间维度来研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人们如何进行储蓄和消费。

(3)发展另类投资市场,提升私人财富管理市场内涵。在上海,日益庞大的高净值客户人群以及老龄化趋势加重,催生着财富管理越来越需要有混业的综合的投资方式来满足迫切需求,除了传统的银行现金、股票、债券、保险等理财工具之外,金融创新的各类产品如私募股权和债权投资、金融衍生品等也将满足和匹配到相应的风险承受客户。

(4)发展全球投资市场,拓展私人财富管理市场外延。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力度加大,海外投资成为财富管理的另一个切入点,更多的海外投资需求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境外证券、股权投资将越来越获得财富管理的市场。上海应该把握好这个良好时机,将自贸试验区作为一个突破口来试点拓展私人财富管理市场,吸引和凝聚全球各类有财富管理需求的资金,成为一个资金洼地。

6. 鼓励金融科技、智能投顾平台落户上海。人工智能(AI)的应用和金融科技(Fin-tech)的发展,是全球资产管理行业不可逆转的趋势。从全球来看,排名前5位的智能投顾平台(Vanguard、Schwab、Betterment、Wealthfront、PersonalCapital),管理资产规模上升很快,2015—2017年上半年末,均保持了同比200%以上的增速;从国内来看,中国已有8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金融科技独角兽:蚂蚁金服、腾讯、百度、陆金所、京东金融、趣分期、众安保险、趣360,这些大型金融科技机构,智能投顾或上线运行,或研发突破,发展势头日新月异。上海要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红利,创造条件,吸引全球和国内领先的智能投顾平台落户上海,同时鼓励上海本土金融机构及时跟进、加大创新力度,尤其是加大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

7. 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补充风险管理工具。当前,汇率改革不断深入,人民币国际化改革逐步推进,资本项目也将陆续放开,外汇衍生品市场将迎来发展机遇。目前,仅靠人民币外汇远期无法满足各类资产管理主体和投资方式的风险管理需求,而且外汇远期市场以商业银行为主的交易主体对参与者有较大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抑制上海全球资产管理的进一步发展。上海应把握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契机,加快推进外汇期货这一高效率、低成本的衍生品发展,以满足管理汇率风险的需求。结合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上海推进外汇期货产品的发展路径可以采取如下方式推进:先重点发展交叉汇率期货产品,推出制度阻力最小,市场需求很大,容易获得成功。然后,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人民币外汇期货产品,同时研发人民币兑周边货币的期货和人民币汇率指数期货产品。

8. 搭建全球视野的财富管理人才培养平台。具有全球视野、掌握国际先进知识技能、熟悉国际规则及具有国际化运作能力和管理水平的高端资产管理人才,是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1) 优化上海工作生活环境。不应仅限于受过国外教育、拥有国外工作经验的本土人才,也应该包括真正经历过境外国际金融中心、资产管理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高级管理才能的外籍人士,探索试点特殊的个人税收优惠机制,吸引其参与到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建设中来。同时,优化高端人才聚集区域的生活环境,解决子女教育、家人生活等关键性问题,解决高端人才的后顾之忧。

(2) 加速资产管理行业国际化人才流动。结合落实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开放措施,在国际化人才流动、资质互认等方面进行试点。同时,创新出入境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完善境外人员服务平台和海外人才离岸金融创新创业基地的功能,为海外高层次金融人才到上海发展提供便利。

(3) 合理制定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对上海资产管理行业人才进行子行业细分、层次需求细分,作出长、中、短期的人才需求规划。根据不同期间的人才需求,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引进规划。鼓励和扶持各类金融机构,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咨询机构,树立中国资产管理行业高端人才的行业标准,实施资产管理从业人员的培训工程,尽快形成开放式、多渠道的资产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4) 加强资产管理专业人才的后续培训。加强资产管理专业人才的后续培训,为建设上海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续航。一方面,可采取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资产管理从业人员参与国际上成熟的高端资产管理业务相关培训;另一方面,金融业协会、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协会,应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引入高端国际金融人才的契机,加大对本土资产管理从业人员的持续培训,提高上海整体资产管理专业人才的素质和水平。

四、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具体对策建议

(一) 推动立法

推动制定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基本法。建议借鉴国际经验,按照“先立法、再完善”的原则,在研究成熟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所在国家、城市的相关法律、充分评估立法效应的基础上,推动制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国际金融中心(全球

资产管理中心)基本法,赋予国际金融中心(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所在城市特殊法律地位,并在上海先行试点,为建设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提供法治保障。

(二)争取授权

一行三会、外管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税务等重要机构总部都设在北京,上海缺乏对金融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在政策制定中往往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同时,金融较发达地区的金融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的现象。上海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议争取中央的支持,授权上海在金融领域一定的立法权,并赋予驻沪金融监管部门更大的监管权。可由全国人大授权,赋予上海市人大根据自贸试验区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要求,开展一定权限的立法工作。同时,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过程中,金融风险相对集聚,且呈现出跨界、混业等特点,金融监管权的下放将提高监管效率,牢固守住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加大开放

立足国内、面向国际,力争到 2020 年在投资开放性、贸易便利性、金融要素流动性和功能集成化等方面形成开放度最高自贸区的基本框架,首先打造成为国内综合开放度、国际单项实务开放度最高的区域。依托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加快探索资本项下开放力度:一是授权驻沪资产管理机构、私人银行机构在区内设立并管理“境内关外人民币、外币均可认购的全球投资基金”;二是加快打造国际资产交易平台,满足区内个人和企业的证券期货产品转让交易需求和融资需求,满足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三是把握好自贸试验区内国际资产交易平台的建设机会,将衍生品交易平台纳入其中,成为独立的亮点。

(四)降低税负

完善财税安排,降低资产管理机构、财富管理机构税负。一是以营改增为契机,进一步理顺税收体制,深化产业分工和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改善目前金融机构增值税、营业税并存的局面,进一步降低金融企业、资产管理机构的税负水平。二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即降低金融人才、资产管理人才的最高边际税率,设置合理的税前扣除项目,充分考虑赡养人口等扣除项目,设置住房、医疗、养老金等必要扣除项目;适当增加资本损失与资本利得之间的抵扣。三是为鼓励财富管理业发展,建议对财富管理企业投资活动收益所缴纳税收的地方部分进行减免。四是探索进一步简化税种,优化税制结构。如探索降低或取消金融业城市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探索印花税转型为交易税,探索简化金融业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等。

(五)便利登记

一是探索降低投资顾问公司工商注册门槛。为促进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国际上对投资顾问公司注册登记普遍实行低门槛、强监管的做法,同时对所有投资顾问公司都要求预先缴纳一定比例的风险保证金,并将其集中起来形成风险拨备资金,以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建议在上海率先探索进一步增加投资顾问公司注册资金途径,降低投资顾问业准入门槛,同时加强对其经营活动的监管。二是鼓励金融创业企业发展。将金融创业作为鼓励创业的重要内容,加快研究制订鼓励金融创业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吸引海内外金融人才到上海投资创业,设立投资顾问公司、投资管理公司等。三是丰富工商注册登记允许行业类别。将“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纳入工商注册登记允许行业类别,允许设立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类企业法人。四是探索推进开放式有限合伙基金。开放式有限合伙基金作为有限合伙基金的新兴模式,既有有限合伙制的优点,又方便申购赎回,对于保险资金、企业年金等机构投资者而言是理想的投资渠道。

(六)引进人才

一是加快引进一批财富管理业高端领军人才。重点引进一批熟悉财富管理运作规律、拥有财富管理国际经验、掌握财富管

理运作技能、熟悉中国国情的高端领军人才,带动我国财富管理业发展和上海财富管理中心建设。二是将金融创业纳入上海“千人计划”创业人才专业领域,以鼓励海外高层次金融人才来沪创立金融类企业。三是定期举办高端金融人才、金融企业家咨询会,征求他们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建议,解决其在沪发展遇到的瓶颈问题。四是做好海外归国金融人才的保障工作。调研发现,许多在海外发展多年、已拥有完备保障体系的高端金融人才回国后面临保障断层、保障水平低、保障不完备等问题,这不仅导致许多高端金融人才在是否回国发展问题上“顾虑重重”,也使得不少金融人才短暂回国后又重新“飞走”。因此,要针对海外金融人才回国后参保时间短、与境外保障水平差距大等特点,加快研究设计针对性的保障方案,解除高端金融人才回国发展的“后顾之忧”。